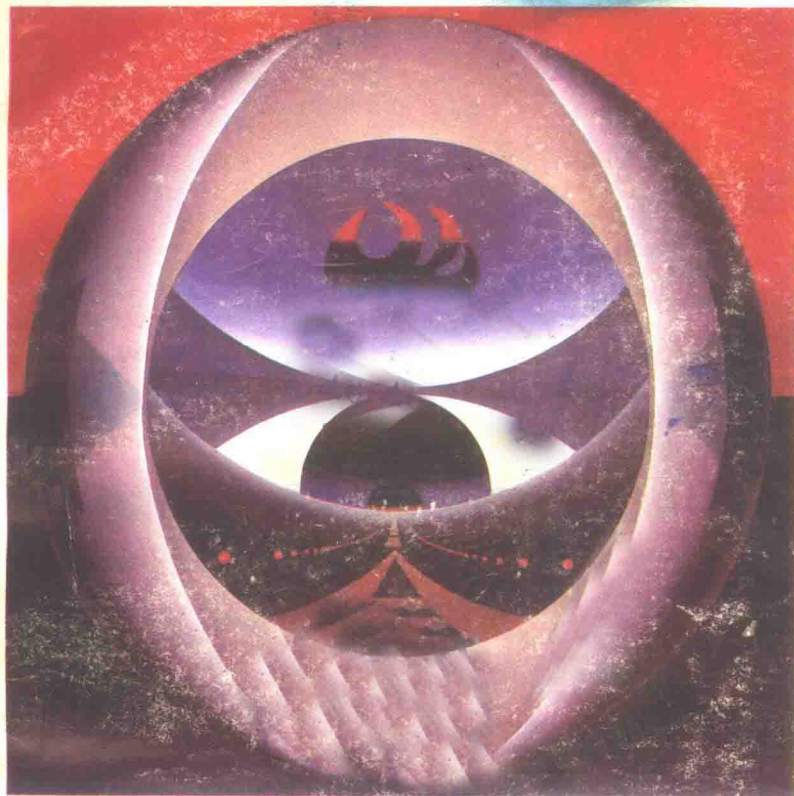


EIGHTY MILLION EYES



[美] 埃德·麦克贝恩著 张卫东译

八千万只眼睛

■ 长江文艺出版社



 EIGHTY MILLION EYES

■ [美] 埃德·麦克贝恩著 张卫东译

八千万只眼睛

■ 长江文艺出版社

Ed McBain
EIGHTY MILLION EYES

根据 Pan Books Ltd, London, 1983年版译出

八千万只眼睛

[美] 埃德·麦克贝恩 著

张卫东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7218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2插页 132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62—0/1·57

统一书号：10107·561 定价：1.30元

印数：1—29000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美国海边一城市。

梅杰广播联社特邀的著名电视演员吉福德在每周一次的演出中，当着四千万电视观众的面突然倒地身亡。迈耶和卡瑞拉两名侦探奉命侦破这一离奇案件，一度因案情错综复杂而一筹莫展。

在同一个城市里，一名神秘的年轻人到某公司无理纠缠年轻美貌的弗雷斯特小姐，并将前来干预的警察费尔柴尔德打成重伤。克林侦探定下计谋，欲擒拿凶手。岂料弗雷斯特小姐深夜又遭此人毒打和侮辱。

侦探们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和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破获了这两起案件，将凶手缉拿归案。

该书情节波澜起伏、曲折而又可信，人物形象鲜明。英国《观察家》报认为此书“流畅、动人、真实”；美国《纽约时报》评价此书“是当今侦探小说中的上乘之作——生动、创新、可信，悬念丛生，令人十分满意”。

那个星期三的下午，当迈尔斯·沃尔纳吃过午饭回到公司接待室时，发现那男人正坐在屋里的长凳上。沃尔纳扫了那人一眼，又疑惑地看看自己手下的接待员。那姑娘耸一耸肩，埋头继续打起字来。沃尔纳一跨进自己的办公室，便立即用蜂音器召唤她。

“外面那人是谁？”他问。

“我不知道，先生。”接待员答道。

“你说什么？你不知道？”

“他拒绝通报姓名，先生。”

“你是否问过他？”

“是的，我问过。”

“他说什么？”

“先生，他就外面，”那姑娘压低嗓门说道，“我想不要……”

“你究竟怎么了？”沃尔纳说，“这是我的办公室，不是他的。你问他的姓名时，他怎么回答的？”

“他——他让我滚开，先生。”

“什么？”

“他就是这么说的，先生。”

“我这就出去。”沃尔纳说。

但他并没有立即这样做，因为他的注意力被办公桌上的一封信吸引住了，下午的邮件是他的秘书在大约5分钟前搁在他桌子上的。他剪开信封，展开信纸，很快地读了一遍，脸上绽起笑容，这是来自中西部一家零售商的一份高额订单。在过去的6个月里，沃尔纳一直在竭尽全力争取这家客户。尽管沃尔纳领导的这家公司规模很小，但却在不断发展。他的公司专门生产视听设备的元器件，工厂位于哈伯河对岸那个州里，而销售及行政机构却设在本市的牧羊人大街上。办公室里有14名职员——10男4女，工厂有工人206名。沃尔纳满心希望并期待明年公司的职工能增加一倍，也许后年能增加三倍。来自中西部零售商的这份高额订单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使他欣喜若狂。可是，他又想起坐在门外的那个男人，脸上刚刚浮现出的笑容又消逝了。他叹了口气，走出房门，沿走廊向接待室走去。

那男人依然坐在那里。看上去至多二十三四岁，肌肉发达，面容清瘦苍白，褐色的眼睛射出两道凶光，脸刮得干干净净，衣冠楚楚，敞开的灰色轻便大衣里面是一身深灰色的西服，头戴一顶蓝灰色浅顶软呢帽。他坐在长凳上，双手抱在胸前，叉开两腿，一副舒服自在的神态。沃尔纳走近长凳，停在他面前。

“你有事吗？”他问。

“没事。”

“你来这里找谁？”

“这不关你的事。”那男人傲慢无礼地说。

“对不起，”沃尔纳说，“这关我的事，这是我的公

司。”

“是吗？”他四下里打量了一番接待室，咧开嘴笑嘻嘻地说，“你这地方不错。”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接待员已停止了打字，注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沃尔纳感觉到了背后她的目光。

“除非你向我说明你来这里的目的，”他毫不让步地说，“否则，我不得不请你离开此地。”

那人依然笑容满面。“可是，”他说，“我既不想告诉你我来的目的，也不想离开这里。”

好一会儿，沃尔纳哑口无言。接着，他回头望了接待员一眼，又看着那男人。“如此说来，”他说，“我只好叫警察了。”

“如果你叫警察，你会后悔的。”

“我们走着瞧！”沃尔纳悻悻地说。他走到接待员桌前，说：“迪·桑托小姐，请你打电话叫警察。”

那男人从凳子上站起身来。他身高大约六英尺二或三英寸，肩膀宽阔，双手粗大。他来到桌前，说话时脸上仍挂着微笑：“迪·桑托小姐，如果我是你，就不动那电话。”

迪·桑托小姐舔了舔嘴唇，犹豫不决地看着沃尔纳。

“叫警察。”沃尔纳又说。

“迪·桑托小姐，只要你敢碰一碰那电话，我就打断你的胳膊。我说到做到。”

迪·桑托小姐仍拿不定主意，又看了沃尔纳一眼。沃尔纳皱了皱眉头，说：“不要害怕，迪·桑托小姐。”说罢，沃尔纳扭头朝屋门走去。他来到走廊上，不停脚地向电梯走去。来到一楼门厅，他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他边走边盘算

是否用收费电话叫警察，最后还是决定到街上找一名巡警，亲自把他带到楼上去。现在是下午二点，街上挤满了午后出门购物的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在牧羊人大街和第七马路毗连的拐角处，他看到一名正在指挥来往车辆的巡警。沃尔纳几步跨到十字街口中央，对那巡警说：“警官，我想……”

“等一下，先生。”巡警答道。他吹响口笛，指挥着川流不息的车队通过。然后，他才向沃尔纳转过身，问：“你有什么事？”

“有一个男人赖在楼上我的办公室里，又拒绝向我们说明来意。”

“是吗？”巡警说。

“是的。他威胁我和我的接待员，拒不离开。”

“是吗？”那巡警仍旧好奇地看着沃尔纳，对他的话似乎半信半疑。

“一点不错。我想请你去帮我让他离开。”

“你这么想，呃？”

“是的。”

“那谁在这儿指挥交通？”巡警问。

“那人在威胁我们，”沃尔纳焦急地说，“这当然更重要……”

“这儿是本市最大的十字街口之一，你却想让我离开这里。”

“你难道不能——”

“先生，不要妨碍我，呃？”巡警说。说罢，他举起一只手，吹响口笛，转回身招呼右侧的汽车通过。

“你的徽章号码是多少？”沃尔纳气愤地问。

“你就别费心打我的报告了！”那巡警答道，“这里是我的岗位，我不能擅离职守。你如果想找警察，去打电话好了。”

“谢谢，”沃尔纳绷着脸说，“多谢了。”

“不必客气。”巡警傲慢地说，抬脸看了看信号灯，又吹起了口笛。沃尔纳走回路边，正要迈进一家雪茄烟商店，忽又看到另一名警察。他怒气未消，疾步走过去，对那警察说：“有一个男人闯进我的办公室，拒不离开，还威胁我的职员，你说该怎么办？”

那巡警被沃尔纳的怒声喝问吓了一跳。他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警官。他眨巴了一下眼睛，毫不犹豫地說道：“你的办公室在哪儿，先生？我和你一起去。”

“跟我来。”沃尔纳说罢，引他向那幢楼房走去。巡警自我介绍说，他的名字叫罗纳德·费尔柴尔德。他看上去生气勃勃，办事干练，直到他们走进大楼门厅，他才第一次流露出自己的疑虑。

“那人有武器吗？”他问。

“我想没有。”沃尔纳回答说。

“如果他身上带着武器，也许我应该找个帮手。”

“我看你完全能对付他。”沃尔纳说。

“你这么认为吗？”费尔柴尔德仍感到没有把握，可沃尔纳已把他领入电梯。他们在10层迈出电梯时，费尔柴尔德又游移了。“我看还是打电话叫个帮手，”他说，“不管怎么说……”

“可等你把人叫来，可能已有人死在那人手中了。”沃

尔纳提醒他说。

“嗯，这倒也是。”费尔柴尔德迟疑地说，心里却想着，如果他不叫人帮忙，很可能被杀死的就是他自己。他在沃尔纳的办公室门外站住脚，问：“是这里吗？”

“正是。”

“嗯，好吧，我们进去。”

他们走进办公室。沃尔纳径直朝那个男人走过去，后者又坐在那长凳上了。“就是他，警官。”

费尔柴尔德挺起胸脯，昂首向长凳走过去。“好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什么事也没有，警官。”

“那人告诉我，你拒绝离开他的办公室。”

“不错，我来这儿找一位姑娘。”

“噢，”费尔柴尔德说，一见无非是件男女间的浪漫事，便打算一走了之。“如果为这个……”

“哪个姑娘？”沃尔纳连忙问。

“辛迪。”

“叫辛迪到这里来。”沃尔纳对接待员吩咐道。迪·桑托小姐急忙起身朝走廊走去。“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辛迪的朋友？”

“你并没有问我。”那青年答道。

“喂，如果这只是为了了一件私事——”

“不，稍等一下。”沃尔纳说着把手搭在费尔柴尔德的手臂上，“辛迪马上就来。”

“好极了！”那人说，“我找的就是辛迪。”

“你是谁？”沃尔纳问。

“哼，你是谁？”

“我是迈尔斯·沃尔纳。听着，年轻人——”

“能认识你不胜荣幸，沃尔纳先生。”那人说着又咧开嘴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我未必会告诉你。”

“警官，请你问他的姓名。”

“请问你的姓名，先生？”费尔柴尔德问那人。这时，接待员迪·桑托小姐走了回来，身后跟着一位高个金发姑娘。姑娘身穿一套蓝色服装，脚蹬高跟浅口皮鞋。她来到接待员办公桌旁边，问：“你找我吗，沃尔纳先生？”

“是的，辛迪。你的一位朋友要见你。”

辛迪四处看了看接待室。她是一个年方二十二岁、妩媚动人的漂亮姑娘，胸脯丰满，臀部曲线优美，满头秀美的金发围着脸庞，矢车菊般碧蓝如玉的双眸与她身上衣服的色调极为协调。她打量了费尔柴尔德一眼，又把目光移向那个穿灰衣服的年轻人。她朝沃尔纳转回身，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

“我的朋友？”她不解地问。

“这人说他要见你。”

“我？”

“他自称是你的朋友？”

辛迪又看了那人一眼，耸了耸肩：“我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嗯？”

“不认识。”

“那就太糟糕了。”

“喂，这是怎么回事？”费尔柴尔德问。

“你应该认识我，亲爱的。”那人说。

辛迪冷漠地望着他，说：“我对此表示遗憾。”说罢，她转身准备离开。见此情形，那人从长凳上一跃而起，抓住她的一只胳膊。

“等一等。”他说。

“放开我！”

“亲爱的，我决不让你走。”

“放开这姑娘！”费尔柴尔德对那人说。

“这里不需要警察。”那人应声答道，“你走开。”

费尔柴尔德向前跨出一步，举起警棍。那人急剧转身，左手握拳猛力捣在费尔柴尔德的小腹上。费尔柴尔德猝不及防，被打得向前俯下身来。那人接着屈臂挥拳又是重重一击，正打在他的下巴上。费尔柴尔德收脚不住，踉跄着向身后的墙壁退去。他两眼直冒金星，伸手去掏手枪。那人飞起一脚，踢在他在大腿根部，他大声呻吟着倒在地板上。那人朝他的头踢了两脚，然后又连连猛踢他的胸部。接待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辛迪朝走廊跑去，高声呼喊“救命”。沃尔纳站在原地，两手紧紧握拳，等待着那人转身向他进攻。

出乎意料的是，那男人微微一笑，说：“告诉辛迪，我还会见到她的。”说罢，便扬长而去。

沃尔纳向电话机冲过去。此时，一些男女职员已奔出他们的办公室，涌进走廊。接待员仍在心有余悸地尖声喊叫。沃尔纳心急如焚，拨通了第87警察管区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马齐森上士，他答应沃尔纳立刻派一名巡警到那里去，并在当天晚些时候或翌日清晨派一名侦探去出事

现场。

沃尔纳道谢后挂上了电话。他的双手瑟瑟发抖，迪·桑托小姐惊魂未定，仍在尖叫。

在第87管区的另一部分，鸽子大街的一条旁街上，一幢普普通通的砖砌建筑物座落在这一带象污水坑一样散发着难闻臭气的贫民区中央。它曾经是一个家具仓库，现在的美其名曰电视演播室。除酷暑盛夏外，在全年大部分时间，每个星期三晚间的斯坦·吉福德娱乐节目就从这里现场播出。

每逢星期三，为了转播吉福德每周一次的喜剧演出，数十名系着窄领带、衣冠楚楚、俨然象名牌大学学生的演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总是急匆匆穿行于这一带贫民区的街头巷尾。这情景与周围的环境实在是不和谐。邻近的居民们用妒忌的目光注视着这支创造者的行列。这个节目已持续了整整三年，他们对这些定期出现在自己领地里的侨民已习以为常。在这些来自本市商业区的上等人 and 当地居民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贫民区里已经有成堆的令人头痛的问题，无人再会顾及、挑剔这些电视台来的先生们。再者，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喜爱斯坦·吉福德的喜剧节目。时间一到，人们都闭门不出，围拢在电视机前。既然每周一次的演出需要这些怪人，他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节目既受欢迎，又可免费观看。

这一次的节目自上个星期五以来，一直在北11号街的仓库里进行排练。此时已是星期三下午3点45分，这就是说，再过4小时15分钟，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将出现在整个北美大陆千家万户的面前，宣布斯坦·吉福德节目的开始。然后，

电视台将播出一段商业节目，接着是一曲开场音乐。最后，大约二千万台电视机里将再次爆发出观众所熟悉的疯狂喧闹声。因将演播的黄金时间，出售给潜在的节目赞助人而大受裨益的电视台网估计，每个家庭至少有两人在收看这一节目。这意味着每个星期三晚上的8点钟，八千万只眼睛将盯着屏幕上向观众频频挥手、笑容可掬的斯坦·吉福德，听到他那悦耳的声音：“我们又见面了，呃？”如果换一个稍微逊色的演员，只凭这一句开场白——即使他说话时，满脸挂着讨好人的媚笑——也可能使众多观众把旋钮厌恶地扳到另一个频道，或者干脆把电视机关掉。而斯坦·吉福德却能抓住观众的心，并使他们陶醉。他才智过人，对喜剧表演有着一种无师自通的天赋。他懂得什么是幽默，什么不是。即使是一句很蹩脚的笑话，只凭他冲崇拜自己的观众木然地一颌首，露出一副稍感悔悟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态，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他具有一种毫不做作的悠闲气质和天生的沉着镇静。

“阿尔特·韦瑟利在什么地方？”他朝自己的导演助理高声问道。

“刚才还在这里，吉福德先生。”导演助理答道，并立即通过扩音器命令全场肃静。等到场内安静下来，他便高声喊道：“阿尔特·韦瑟利！马上到演播场前面来！”

韦瑟利，一位身材短小精悍的笑话作家，正在一扇防火安全门外吸烟，闻声走进演播场，来到吉福德面前，问：

“什么事，斯坦？”

吉福德身材高大，前额已露出明显的V形发尖——他已开始秃顶，但他却更愿意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头发的自然

长势。他褐色的眼睛射出尖锐的目光，嘴角流露出某种宽以待人的气度。当他眉开眼笑时，那双蔼然慈祥的眼睛周围便聚起细细的鱼尾纹，使他的形象看起来就象正准备向贫困的流浪儿分发袋中糖果的脸上没有胡须的圣诞老人。可这会儿他脸上却毫无笑容，熟知吉福德的脾性的韦瑟利一看到他那紧绷着的板起的面孔，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

“难道这也是一句笑话？”吉福德问。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声调彬彬有礼而又安详，但却潜伏着足以把整座城市炸掉的威力。

韦瑟利在需要时也能象电视里任何演员一样文雅而有教养，此时他用平静的口吻问吉福德：“你指的是什么，斯坦？”

“就是关于岳母的这一段。”吉福德说，“我原以为这个关于岳母的笑话已随着核裂变而消失了。”

“我希望核裂变能给我送来一个岳母。”韦瑟利应声答道，又马上意识到此时不是开蹩脚玩笑的时候，便又连忙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删掉。”

“我不想把它删掉，应该换一段别的。”

“这正是我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不说清楚些？”吉福德朝大厅对面墙上的大挂钟望了一眼，演播的时间快要到了。“你最好抓紧时间，不要提到岳母，不要提到莉丝·泰勒，也不要涉及宇航员。”

“嗨，”韦瑟利呆着脸问，“那还能提谁？”

“有些人认为你是个滑稽可笑的人，你知道吗？”说完，吉福德转过自己宽阔的脊背，撇下韦瑟利走开了。

导演助理一直站在一根吊杆近旁，倾听着他俩的整个谈话。吉福德离开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唉，但愿他能平静下来。”

“他得暴病死了才好呢。”韦瑟利说。

史蒂夫·卡瑞拉用赞赏的目光打量着正给自己斟咖啡的妻子。“你真美！”他情不自禁地说。她正埋头捧着咖啡壶，无法看到他的嘴唇。他突然伸出手，托住她的下颌。她惊诧地抬起头，咧开嘴微微一笑。他又说了一遍：“泰蒂，你真美！”这一次她注意到了他的口形，猜懂了他的意思，并感激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仿佛他的声音雷鸣般惊破她那沉寂的世界，仿佛她这一天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开启那语汇洪流的闸门，她开始急促地用手指比划着聋哑字母。

他默默地注视着她手指的动作，倾听着她用无声的语言诉说她这天的经历。在这双手的背后，她的脸无疑是一幅生动活泼的布景，两只流露出热切目光的褐色眼睛，为她拼出的一个个悄无声息的词汇增加了丰富的感情色彩。她那裹在浓密黑发中的头向旁边一晃，这是在强调某一点；她的嘴唇时而噘起，时而扮个怪相，时而又现出喜悦的笑容。他留心观察着她的手和脸，不时地补上一个词或咕哝一声，间或劝告她不要把句子拼得太快。她两眼中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情始终令他惊异不已，她那种赋予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故事以勃勃生命力的能力使他内心产生一种由衷的赞叹。当她倾听时，她的眼睛射出的目光是那样的专注，惟恐漏掉一个音节。她的面孔就象一面镜子，真实地映照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由于她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语调的抑扬顿挫，因此她那

超常的想象力往往会带来完全不必要的强烈感情色彩。有时一句不关痛痒的话语，可能会使她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或激动得放声大笑。她那聚精会神的样子，活象被童话故事迷住的孩子。她的内心在用幻想的画笔，无声地勾勒着那一幅幅图画细节。当他们一起洗涮盘碟时，他们的谈话内容是一个奇妙的、包罗万象的混合体，从家务管理计划到轻微盗窃罪，从和肉店的矛盾到某场比赛球员的阵容，从降价到12美元95美分的衬衣到某个嫌疑犯使用的0.38英寸口径手枪，等等。卡瑞拉说话时声音很低，因为声音的大小对泰蒂不起任何作用，况且此时那对孪生子正在另一间屋子里酣睡。厨房里洋溢着一种恬静的温暖，这种气氛仿佛会使整座城市蜷起身来，进入梦乡。

再过十分钟，斯坦·吉福德将满脸笑容地出现在两千万个家庭、四千万名观众、八千万只眼睛的面前，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我们又见面了，呃？”

平常不喜欢看电视的卡瑞拉不得不承认，他已成了每个星期三晚上都要把电视机扳到吉福德频道的如痴似醉的那四千万凡夫俗子中的一员。此刻，他边揩干净盘子，边不时地瞟一眼闹钟。不知为什么，吉福德那总是奚落人的开场白使卡瑞拉享受到极大的乐趣。如果打开电视迟了，错过了开场白，他会有一种受到欺诈的感觉。吉福德对他的影响甚至使他自己感到吃惊。他对绝大多数电视节目感到厌烦，这无疑受到了泰蒂的传染，这种家庭屏幕给她带来的乐趣是微乎其微的。对于近镜头，她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辨认口形猜懂演员的话。但一旦演员背过身去或拉远镜头，她就会失掉故事的线索，开始向卡瑞拉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对后者来